

300 美元 30 天,退休老太背包游印度

文/摄 灰灰

瓦拉纳西

木棍就是他们的牙刷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沐浴的教徒站满了河阶。虽然教徒们都把恒河沐浴当成最神圣的事情,行为方式却各自不同。站到水里点到为止的人有之,大洗大涮从头洗到脚最后上了岸还把脚后跟在石阶上蹭下一层皮的人也为数不少。

最有趣的是很多男人不用牙刷而是用木棍刷牙,一根反复出入嘴里的毛了茬的小木棍,竟然能把牙齿刷得那么白?自从见过印度人的刷牙方式,我发现印度人不论穷富都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根本就没有咱们国家那样的四环素牙。后来在市场上看卖木棍牙刷的地摊,顾客选中一条树枝,小贩马上帮着剥成小段。有心买来尝试一下,又怕假牙经不住折腾只好作罢。

恒河的每一个石阶都连着百转回肠的大街小巷,不宽的大街临近正午就开始被挤得水泄不通,狭窄的小巷子被高高矮矮的神庙店铺住家门户挟持着,更

加逼仄局促。尽管在巷子里行走也躲不过磕磕碰碰,我还是喜欢在这里游弋,因为巷子里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有血有肉的市井风情留住了千年光阴,像一幅活着的清明上河图。

给印度神牛让路

走在狭窄的巷道不能只顾着四处张望,还要时刻注意脚下的动物。狗儿们被慈悲的印度人宠坏了,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好狗不挡道,经常四仰八叉躺在小巷中间,根本就不担心有谁不留神踩了自己的两寸金莲。神牛更是无所顾忌,总是慢悠悠踱着四方步在每一个垃圾堆前翻来翻去。神牛虽然得到了人的尊重,却有了衣食之虞,要为一日三餐发愁。偶尔神牛也会发威,如果听到有人大声惊呼,你可千万要及时靠边躲开,不然就可能被狂奔的神牛撞倒。

神牛作为湿婆的坐骑,在这个敬奉湿婆的城市倍受敬重,它们成群结队在河阶上聚集,脚踏着笨拙的脚步,眯缝着混沌的老眼,享受恒河夕阳西下的时刻。

吃饱喝足的山羊也懒洋洋卧在石阶上,偶尔抬一下眼皮配合游客聚焦过来的镜头。狗儿们都从躲阳光的木板下面钻了出来,人前人后撒起了欢。杜尔迦神庙里的猴子也结伙出动,蹲在河边的铁栏杆上凝神远望一脸假深沉。

其实不光是猴子,很多游客更喜欢坐在恒河边上发呆,因为恒河边上演绎了太多的故事,就像一部历史的教科书,更像人生的舞台,每天都在上演着人生的悲喜剧。瓦拉纳西真是个奇妙的地方,佛教从这里发祥,印度教又在这里风靡,到了莫卧儿王朝,又被穆斯林征服,现在又恢复成了印度教的圣地。

渐渐的我已经习惯了这一片迷宫般的小巷,熟悉了回家路上的每一个转弯,就像与生俱来就生长在这里。习惯了挤在衣衫褴褛汗迹斑斑的印度人堆里,排坐在茶摊的石台上,喝着3卢比装在陶碗里滚烫的奶茶,尝试着钻进只有两张桌子的小饭铺里,吃6卢比一份的玛撒拉。自从吃了小摊没闹肚子,就放弃了旅馆的餐厅,混迹于小巷里的小饭摊上解决温饱问题,我觉得自己好像开始了与印度的融和。

洗衣场上的壮汉

住在恒河边的游客,很难睡觉,因为不忍放弃每天都有一轮新的太阳。背负城市的恒河沿岸都是台阶,台阶的功用也各自不同,从西塔旅馆门前的台阶溯流而上,行不多远就是洗衣场台阶。每天上午洗衣的场面非常壮观,男人们站在水里,手攥着床单被套抡圆了往石头上摔,晶莹的水花随着衣物在空中洒落,劈劈啪啪的摔打声此起彼伏。随着洗衣的进行,台阶上逐渐晾满了各种衣物,一片片白色的床单被套是旅馆的换洗物,最好看的是花花绿绿的纱丽,摊铺开一条足有六米长,只有在这时才能看清莎丽的全貌。

坐在河边的条椅上,身边的印度青年总是眼神怪怪的看着我,干脆爬到后面的石台上,那里视线更好。没想到那里是座印度教神庙,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神龛,一个男人示意要脱鞋,我赶紧退了出来。里面一个小男孩不高兴了,一直指着我说:"GO GO。"不留神又冒犯了小印度教徒,啥也别说了,赶紧滚蛋。



火车上的英国小朋友一路上都特别兴奋



小巷里的乐器店,伙计正在调试印度鼓



恒河边上有很多苦行僧在那里修炼,他们只有一条毯子和一个饭盒,生活非常简单,精神却很饱满。



晚上我上车时卧铺车厢就是这样拥挤



火车窗外的印度乡村

体验印度火车

从瓦拉纳西到新杰尔拜古

慵懒的时光最不经用,一晃就2点多了,起身去坐火车去新杰尔拜古。背着大包出了门,刚钻出巷子就被一群机动三轮车夫包围了,张嘴一问价,车夫上来就抄刀宰人:"250。"一听这话,立刻气冲脑门,近千公里15小时的火车二等卧铺也就300,蒙傻子也没这么蒙的。俺老人家一把划拉开车夫,杀出重围。

没走出几步一个人力车夫跟上来,他知道哪里有巴士去火车站才10卢比,并自告奋勇要拉我去。听到此话,顿时大喜,本来就是呀,这么重要的交通路线,怎么可能没有公共汽车呢?刚要上车又多了个心眼问了一声:"坐你的车到巴士汽车站要多少钱?" "50卢比。"他的话音还没落下,围观的三轮车夫一片哄笑。又可气来又好笑,气得老太太差点冒了鼻涕泡。

最后花20卢比坐机动三轮车到了火车站。下车背上包往前路口右拐,就是火车站广场。车站大厅有块液晶显示屏,我的那

趟2506次列车停靠2站台。站台上到处都是人,满地的行李包裹,筐筐篓篓,没有地方可坐,背着大包瞎溜达也不是什么好事。

转来转去发现了一个休息室,伸头一看,里面挺宽敞,就近坐在角落里。坐在这里就比在站台上游荡舒服多了,这里不但有厕所,还有淋浴室,如果不感冒上车前还能冲个澡。

火车不晚点不正常

快到6点了,我开始紧张,喇叭里不断送出来的广播也根本就听不懂,休息室里送老婆回娘家的印度小帅哥给我传达了广播内容,2506次列车晚点一个多小时。火车晚点在印度是经常的事,不晚才不正常,何况才晚了一个多小时。

印度火车售票系统全是电脑控制,外国游客买的票尽量都是预留在一起,我对面上铺是从新德里上车的法国小伙,他同伴在我下面的中铺,由于没地方放东西,就把行李放在我的铺位上了。印度火车中铺白天是翻上去的,这样下铺坐人才能直起腰来。所以就规定晚上9点才能放下铺板睡觉,早晨6点必须翻上去。

印度人出门习惯把家当都搬走,这趟从新德里发出来的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和箱箱笼笼炊具电扇,什么破烂古董都搬上车来。踩着过道里放的折叠床,我爬上了铺位,头顶上三个结实的电风扇像是三个大铁疙瘩挤在顶棚,嗡嗡作响不停向三个方向吹去阵阵热风。庆幸自己英明知道买上铺,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能在挤着6、7个男人的下铺拱出个地方坐。

还没到睡觉的时间,不好意思让中铺的法国小伙把行李拿走,掏出链子锁锁好大背囊,脱下鞋装进塑料袋掖到行李缝中间,卧铺也就剩下一半了,凑合着半躺在铺板上。对面上铺的法国小伙坐在铺上,一刻不闲吃着东西,车上小贩卖什么他就吃什么,一会来个塔利,一会来个玛萨拉,一会又弄盘菠萝木瓜什么的。真佩服人家的肚子,咱吃惯了CHINSE FOOD的中国胃,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乞丐扫地问乘客要钱

二等卧铺没有卧具,本来就怕风,感冒了更经不起风吹,幸亏咱有背包罩,正好挂在两个铁支架中挡风。这一夜是半

睡半醒,迷迷糊糊,不停用袖口抹着要过河的清水鼻涕,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早晨车厢里空了许多,半夜不知什么时候好多人下车了。吹着窗口送来的煦的晨风,望着窗外广袤的原野,稻田翻着绿浪,水塘漂着睡莲,白鹭翩翩起舞,村舍升起了炊烟。

看了一会风景,人也精神多了,苏醒的车厢忙碌起来,小贩端着各种食品来回穿梭,小乞儿也开始打扫车厢。隔几分钟扫一回地,扫到哪里只要有人就伸出小黑手问乘客要钱,经不起折腾我又爬回上铺。现在我更加体会到为什么大家都说在印度坐火车要买上铺呢,虽然上中下价钱都一样,综合起来,上铺确实有优势。

印度的火车上没有报站,只能自己靠时间来估计是否快到站了,火车一晚点就没准了。趁着偶尔来查票的列车员大叔经过时,我赶紧从上铺探出个小脑袋问了一声,列车员告诉我到新杰尔拜古里还有2小时。10点半,火车进了一个大站,两个法国青年连个招呼也没打,背上大包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我也赶紧跟着大包小包跌跌撞撞下了车,新杰尔拜古里到了。